



李志題

編

給理想
一點時間
(五)

凤凰网博报文选

凤凰网博报文选

给理想一点时间 (五)

李志华 主编

编委：刘爽 李亚 邹明 王冲

主编：李志华

编辑：高雪松 吴晶晶 张春霞
邵文婷 夏添 王海燕

《今川文库》出版部



凤凰网博报官方微信：blogifeng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给理想一点时间.5 / 李志题主编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411-4028-0

I . ①给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2541 号



GEI LIXIANG YIDIAN SHIJIAN

给理想一点时间 (五)

李志题 主编

责任编辑 奉学勤
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址 www.scwys.com
电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
传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0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7.25
字 数 160 千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028-0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铁葫芦

| 阅读开始了

《西部招妻》 马宏杰 著

近三十年来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摄影师马宏杰的作品持续记录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况,展现扎根于中国乡土的人物故事、风景民俗。本书里,马宏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河南残疾人老三,还有湖北青年刘祥武找媳妇的过程。

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关于死亡还是爱情》 S.A. 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

作者曾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,并进入决选名单。本书为当代纪实文学经典。作者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,并将这些访谈以独白的方式呈现,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,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。

《乱时候,穷时候》 姜淑梅 著

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,1997年开始认字,2012年开始写作,部分文字刊于《读库1302》《读库1304》《读库1306》等。作者讲述了近百年来亲身与闻的“乱穷时代”往事,被读者誉为:每个字都“钉”在纸上,每个字都“戳”到心里。著名作家王小妮称作者是中国“最后的讲故事的人”。

《出梁庄记》 梁鸿 著

历时2年,走访10余个省市、340余人,以近200万字的图文资料,整理撰写的非虚构作品。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,长期远离土地,长期寄居城市,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,对城市未曾熟悉。他们是中国近2.5亿农民工大军的镜子。梁庄与梁庄人的迁徙与命运,中国的细节与经验。看梁庄人走出去的路,看中国农民走出去的过程,看见“看不见”的中国。

《工厂女孩》 丁燕 著

在东莞,数百万从乡村奔赴城市的年轻女孩,固定在工厂流水线旁,日夜重复着机械的劳动。2011年,作者丁燕化装为女工,亲身经历了最真实、最深刻的工厂生活,详细记录了一个个工厂女孩青春、爱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,也是对裹挟了无数人命运的现代工业化模式的追问。



铁肩担道义 葫芦藏好书

目 录

理想·现实	朱大可：中国春运和“创伤疗法” /3	柴静：你的死亡谁做主？ /7	曾颖：教育极端功利将人变成拜金的物质动物 /17	木然：活得累 /22	曾颖：十元钱的红包 /26	柴会群：众叛亲离 /29	丁征宇：中国最大的歧视是什么？ /36	张鸣：不会阅读的学生 /41	石述思：中国孩子的土豪梦 /44	景凯旋：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压舱石 /47	社会·民生	丁征宇：一些人为何以欺骗国家为荣 /53
	李洪志：“法轮功”与“民工” /5	王小波：该死的自由与明天 /11	陈光武：道德与政治 /15	王小伊：中郎和中士 /19			吴虹飞：国中果真如此 /50					

- 单士兵：孩子你可以做不到 /56
黎明：一天的自由应该值多少钱？ /59
秦前红：我所了解的农村 /63
石扉客：一个乡土中国的真实样本 /69
石咏琦：北京饭局背后 /83
姚树洁：中国人不能瞧不起中国人 /87
彭玉宇：朋友从美国带给我的礼物 /91
叶檀：要多少钱体面养老？ /94
郑也夫：轿车论辩二十年 /97

中国·世界

- 金宰贤：为什么我平时感觉不到中华文明？ /109
周其仁：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？ /114
刘立群：德国为何只有“苍蝇”没有“老虎”？ /122
加藤嘉一：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/128
徐贲：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/144
孙越：我的东乌克兰之旅 /155
彭玉宇：朝水库撒了泡尿 /163

人物·历史

马勇：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 /169

张鸣：婆媳定律 /178

张铁志：汉娜·阿伦特与“平庸的邪恶” /182

文明·文化

朱学东：记忆中的甜菜 /189

党国英：饭碗政治 /194

曹娅：男人这东西 /198

野岛刚：让日本人最受辱的骂人话 /203

田朴珺：“富八代”会拥有怎样的人生？ /207

海峡两岸

郑东阳：大陆新娘 /213

邹明：我所认识的台湾 /217

廖信忠：台湾青年为何也爱考公务员？ /221

理想 · 现实

朱大可：中国春运和“创伤疗法”

博文地址：<http://blog.ifeng.com/article/23266014.html>

2013-02-17 13:28:21 | 浏览 86222 次 | 评论 97 条

动物迁移是自然界中诡异的现象之一。帝王蝴蝶的超大数量迁徙，澳大利亚圣诞岛 1.2 亿只红蟹的海岸移动，北极燕鸥往返 7 万公里的超长途飞越，总数曾达到 60 亿只的候鸽迁移，灰鲸长达 1.8 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，旅鼠的看似愚蠢的自杀式“死亡行军”，东非角马长达 5000 公里的转场运动，都已创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。而在诸多影像纪录中，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驯鹿的事迹：近 18 万头驯鹿，每年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，而后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，重返越冬区，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，场面气势恢宏，惊心动魄。

但所有这些伟大的长征，都无法跟人类的纪录相比。在 21 世纪，地球生物的迁徙纪录，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——“中国农民工”所彻底刷新。这种高等动物，在每年冬季 1 月到 2 月期间的 40 多天里，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，人数多达 8 亿，总流量超过 34 亿（人次），占世界人口的一半，刻写了地球生物史的巅峰纪录。

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在规模、勇气和温顺程度上与中国人媲美。该物种面对购票障碍、昂贵票价、极度拥挤的运载空间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苦，毫无畏惧、年复一年地往返于觅食区（大都市）和繁殖区（故土）之间，制造跨越空间的生命奇迹。

不仅如此，这场大迁徙还提供了新的证据，证明人类拥有战胜旅途困境的智慧与机巧。今年流行的“春运神器”，除原始的手推车、小马扎、涂料桶、蛇皮袋、扁担和旧报纸外，又出现了各种升级换代版，其中被媒体和网民大肆追捧的，有“硬座宝”、“鸵鸟枕头”、“大腿枕”、“贪睡支架”和“车颈枕”、“箱包防丢器”、“携带型集尿袋”、“开道惨叫鸡”、“拒踩铆钉鞋”、“充电宝”、“迷你麻将”以及“抢票软件”等等。所有这些发明物形成一条粗大的界线，对中国农民工跟迁徙性动物，做出了深刻的人类学分野。既然无力改变恶劣的春运体制，返乡者就只能利用外延工具，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，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。

在那些“春运神器”中，有两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，其一是“大腿枕”，该枕头以特种海绵制成，其手感模仿人体皮肤及肌肉，甚至还有微隆的肚腩；另一神器叫作“鸵鸟枕”，其形状犹如一个臃肿的头套，可以用来遮光与隔音，该设计借用了“鸵鸟政策”的原理——在被天敌撵急了之后，鸵鸟总是把头扎进沙堆，以为自己看不到对方，而对方也就无法发现自己。这是农民工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，从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中，它搭建出一个临时而微小的乌托邦空间。

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，我们所要追问的是，究竟是什么“精神春药”在推动“中国驯鹿”——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？

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，但正是“大腿枕”和“鸵鸟枕”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。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，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、亲属、旧友的思念，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。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。

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。鉴于东西部、城市和乡村的巨大落差，落后、破败、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，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；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，才能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。但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，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，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，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，以搬运一个关于“家园”的文化幻觉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春运就是“春晕”，也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，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。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、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，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。每一次返乡，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，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，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。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，无论都市还是乡村，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。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，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。

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。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，正在面临土壤贫瘠、人口流失、村社瓦解、资源殆尽的终局。就跟玛雅人的寓言一样，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变局，而建设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的唯一出路，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，走向“城镇化”的未来，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，终结长途迁徙的理由。如果这场悖论式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，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，我们就能指望“春

运”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。
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ifeng.com/1286485.html>

（朱大可，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，学者，小说及随笔作家，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，著有《守望者的文化月历》《记忆的红皮书》《华夏上古神系》等。）

“五虎将”是“中原”民族的一个名号，“五虎将”是西汉高祖刘邦麾下五大将，即樊哙、周勃、灌婴、陈平、樊噲，皆为沛人，故称“沛将”。

“五虎将”是“中原”民族的一个名号，“五虎将”是西汉高祖刘邦麾下五大将，即樊哙、周勃、灌婴、陈平、樊噲，皆为沛人，故称“沛将”。
樊哙，字子房，沛人，本游侠，其初以椎髻，长冠，好读书，常佩刀，带剑，被酒，持丈八蛇矛，勇冠三军，人问其所以勇，答曰：“吾生平所见，无能及我者，必以我为天授也。”

樊哙，字子房，沛人，本游侠，其初以椎髻，长冠，好读书，常佩刀，带剑，被酒，持丈八蛇矛，勇冠三军，人问其所以勇，答曰：“吾生平所见，无能及我者，必以我为天授也。”
樊哙，字子房，沛人，本游侠，其初以椎髻，长冠，好读书，常佩刀，带剑，被酒，持丈八蛇矛，勇冠三军，人问其所以勇，答曰：“吾生平所见，无能及我者，必以我为天授也。”
樊哙，字子房，沛人，本游侠，其初以椎髻，长冠，好读书，常佩刀，带剑，被酒，持丈八蛇矛，勇冠三军，人问其所以勇，答曰：“吾生平所见，无能及我者，必以我为天授也。”
樊哙，字子房，沛人，本游侠，其初以椎髻，长冠，好读书，常佩刀，带剑，被酒，持丈八蛇矛，勇冠三军，人问其所以勇，答曰：“吾生平所见，无能及我者，必以我为天授也。”

柴静：你的死亡谁做主？

博文地址：<http://blog.ifeng.com/article/24967024.html>

2013-03-27 10:51:27 | 浏览 133179 次 | 评论 53 条

王奶奶从病房门后抽出一块窄板子，搁到两把椅子上，这块板上能平躺一个人，只能平躺，一翻身就会掉下来。她七十多岁了，为了照顾病床上的老伴，就这么睡了四年，每天后半夜腰就剧痛，“照了片子，像破锯木一样东倒西歪”。

儿女都有工作，她请过一个护工，那个护工怕病人夜里拔管，把他胳膊用绳子捆在床架上。第二天她看到硌青的手臂，就让护工走了。

病人燥热，只盖着一个被单，上身裸着，身上一点褥疮都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异味。她每天跪在床上，从后边托着丈夫的胳膊，翻动他，后来抱不动了，用一条干净毛巾衬在他身子底下，抽一下，滚动一点，给他翻身、抹背。

只有她听得懂病人偶尔带着肺里水泡声的咕噜声，给他倒大小便，抓痒，调节呼吸机的进气量。四年前，他因为肺部阻塞感染，

造成急性呼吸衰竭，抢救的时候被切开咽喉，插上了呼吸机，一插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。幸亏有她的照料，他才恢复一点知觉，从ICU转到老年科，不用像那里的其他病人一样，一个月一个月没有任何知觉地躺下去。

但他清醒后，不能说话——用口型对她说“我恨你”。

2

呼吸机的管路从他喉间插进去，成人拇指粗细，七八厘米长，有一个弯路，从气管里插进去。插管时间长了，压迫支气管，管壁弹性没有了，塌陷了，吸气呼气的张力没了，他感到憋气，厉害的时候脸憋得青紫。用手抓挠，憋得厉害，只能再加大呼吸机的送气量，他腹间如鼓，难受得用手拍，砰砰作响。

插管送入的气是热的，他嗓子一直干疼。

除了呼吸机，严重的时候，他需要插上胃管、静脉插管、尿管，还有胆囊的引流管。鼻饲的管子老捅鼻子，时间长了，鼻腔烂了，只能勉强着喂点米汤。

老人在床上一点都动不了，只能用手捏墙上的皮管子，不断地捏，那是他唯一能自主的事情。在生病前，他是个干净体面的人，养着好多花，十八棵蝴蝶兰，叶子油亮油亮的，两盆巴西红果，结着好多结实的果子，小灯笼似的照眼红。还养活着几只八哥，诗文背得好着呢，大红嘴，特漂亮，天天喊“爷爷好，奶奶好，大姑姑好”。

他想回家，“着急老哭，哭得眼睛白内障，黑天白天地哭，睁眼

哭闭眼哭”，王奶奶没敢跟他说，家里没人照顾，花和鸟都死了。

医生知道他有轻生的想法，有一天总算同意他坐上轮椅下床去看一看外头的世界，轮椅推出了门又折了回来——他眼睛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王奶奶用手给他挠挠背，凄凉地笑笑：“所以他就老是心里恨我，说‘我嘱咐你别抢救，你高低还是不听话，你还是抢救，你看我受这个罪’。”

老人得的病是哮喘，退休前他是协和医院的会计。这么多年，他看过很多患者临终前的痛苦，早跟老伴提过，自己将来一旦治愈无望，就不要再抢救了。

但那只是一个口头的愿望，病急性发作的时候，他昏迷了，家人还是舍不得，儿子说：“妈，赌一把吧，抢救一下，万一好了呢？”

王奶奶说：“当年他退了休，每天我回了家，他饭就做好了。我的腿做手术时他照顾我也好着呢，那时候想着他有了毛病，也一定得好好照顾他。不管怎么说，活着怎么是个伴，是吧？要不然你剩一个人孤零零的。”

丈夫也知道，他心里舍不得她，舍不得还没结婚的孙女，他现在是为她们而活着。“他说得了，该我受的罪我就得受，我不受也不行，我可能就是这个命。他难受，我也特别难受。”

王奶奶只能偶尔换衣服的时候回家哭一场。“到家里头就把书包